

女儿,爸爸要救你

汪浙成



33.各地爱心捐款陆续汇入
我永远忘不了来自家乡那片炽热如火的乡情!除了乡亲个人,还有家乡的单位,也向我们伸来炽热的援手。市委宣传部长王树洲副部长表示:“我们宣传部关注此事,整个奉化都是汪老师的后援团。”就在家乡父老纷纷解囊的同时,我和小钰的同行、同事和同窗,也从杭州、北京、宁波、呼和浩特、上海等地,及时地向我们伸来火热的援手。

陈建功回京后,向时任中国作协党组书记的金炳华反映,炳华书记对此十分关切,打电话给时任浙江省委宣传部副部长、省作协党组书记吴天行,要省作协照顾好我们,并委托建功到我们临时住所看望,送来了两万元慰问金。我所在单位浙江省作协与同事们,这时也像我家乡父老乡亲一样关心我,支援我。天行书记通过电话多次对身陷困境的我们进行慰问,鼓励我们拿出向病魔作斗争的勇气,并先后派副书记、秘书长郑晓林、文学院院长盛子潮和副秘书长王益军来住所看望,送来慰问品和单位捐献的爱心款共31600元。我永远忘不了这次危难时刻亚洲对我与汪泉的巨大帮助。当时,他们担任省作协主席,工作创作,上班下班的时间,都安排得满满的。经亚洲多方奔走联络,中信银行最终收到四面八方汇来的捐款共298480元。

汪泉因为得的是白血病,话题过于沉重,我一直没敢告诉一些要好的亲友。但他们从报上网上和电视上得知后,互相告知,联手行动,不但在经济上给了我和汪泉有力的支援,还在精神上给予了亲切关怀和热情鼓励。

正是这来自四面八方一点一滴的乡友亲,同行爱,同窗情,师生谊,在我们心中渐渐凝聚起一个坚强的信念:有爱就有希望,有爱就有力量,重新唤起我们对生的信心!

随着各地爱心捐款的陆续汇入,道培医院住院部告知我们,汪泉的预缴款在日渐增多。先前那种透不过气来的经济压力,已渐渐远去。每次收到医院费用结算单时,也不

再像先前那样,眼睛盯住每种药品价格,在心里先盘算上一阵。然而疾病上的压力却丝毫未有减轻。“汪泉的未知数确实太多了!”曹医生坦言。那天,她查房发现汪泉右肺又滞留积液,只好再次抽取,但数量比上次少些,350毫升。她让护士取出一二来,做成两管标本,嘱我再次送北大医院细菌化验室培养真菌。我告诉护理员要出去送标本,过一会汪泉小姑娘会过来,嘱咐她要时刻注意汪泉咳血情况。

心事重重离开医院,不管在街上等车换车,还是挤在公交车上,脑子里挥之不去的是,汪泉究竟能不能熬过这十天大限?会不会像梦里那样半途出事?晓宁爱人说,目前就是这么个治疗水平。是的,医院是国内治疗白血病最好的医院;医生又是目前国内治疗白血病经验最丰富的医生;药也是最好的药。这“三好”可以说就是系在汪泉身上最结实的安全绳。按说,我们并没有条件享受到“这么个治疗水平”,全靠众人相助。从“事在人为”角度说,我没有吝惜过自己的力量,该为的已经为了,也为到顶了。能不能出现最后的转机,真的像两个妹妹所说,就看汪泉的命了!

十天大限里,我每天早晨并不是被闹钟闹醒,而是被一种压力压醒。当眼睛尚未睁开,意识刚回到身上,脑海里跳出的第一个意念,就是担心汪泉今天会不会有意外,但愿她能看到窗外的落日。白天,除非守护在病房,眼睁睁看着她气息奄奄地躺在床上,否则的话,不管在什么地方,在街上,在住所,都牵肠挂肚地惦念着她。到了晚上,精疲力竭躺在床上时,暗暗祈祷上苍,保佑汪泉一夜平安,像我们一样能看到明天早晨的太阳升起!

十天大限里,就这样掐着日子,一天天计算着汪泉的生命。终于挨到了她的生日,汪泉这次患病住院以来,人前人后,总是嘻嘻哈哈,有时还故意幽默一下,说些无伤大雅的笑话,让医务人员和前来探望的亲友,都觉得她挺乐观和开朗。其实,她内心想事还是想得挺多,挺深,只是掩饰得巧妙,不大表露出来,便被误以为是那个没心没肺的人。即便在我和她两个姑姑面前,似乎也从没掉过泪。

18.这秘密可能是保不住了
安叔想了想,说:“不知道,听不清。”波亚不相信,追问道:“我究竟说了什么啊?”安叔回答:“我真的没听清。你那么着急干吗?是不是生怕梦话里泄露了你的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?”波亚“哼”了一声:“我哪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?我只是从来没有听见自己是怎么说梦话的,这才问你。”安叔搓了搓手说:“我也没有什么秘密。”波亚又“哼”了一声:“肯定有,你别骗我,我都猜出来了!”安叔再次睁大眼睛:“你猜出什么了?”

其实,安叔是有秘密瞒着波亚的。开始的时候,安叔并没有想过要把这秘密告诉波亚,后来,他发现自己几次露出了破绽,他想这秘密可能是保不住了。现在,当安叔听见波亚说已经猜出了他的秘密,他不由得睁大了眼睛。但是,只一会会,安叔就放下心来,他看出波亚只是说说而已,猜不出什么来的。他真的能猜出他的过去?能猜出他为什么会找到他?能猜出这一切的来龙去脉?

这是不可能的,毕竟波亚是小孩子一个。可是,这一路走过来,安叔对波亚已经非常信任了,他不想再隐瞒他什么了,而且他一次次地说漏了嘴,只会让波亚心中生疑。

安叔想,波亚也是很信任自己的,不然他不会跟他走这段远路,所以,如果自己还什么都瞒着他,这有意思吗?这公平吗?

不过,安叔很有些担心,他生怕波亚知道自己的事情后会被吓着,会感到害怕。孩子是稚嫩的,孩子很容易就会受伤。他怕波亚会把他看做是坏人,一个孩子如果觉得自己遇到了坏人,该会怎样的恐惧啊!每当想到有人把他看做是坏人,安叔总是心里酸酸的,堵得厉害,他觉得很自卑,抬不起头来。真的,他是多么后悔啊,后悔自己会在那个星星满天的黑夜跑出屋子,爬上停在轨道上的火车。被人当成坏人是件多么可怕的事情!

除了担心吓着孩子,安叔还生怕波亚知道自己事情后会失去对他的信任,就会掉头而去。这是安叔所害怕看到的。这些年来,安叔一直扎在成人堆里,他们互相都不信任,还常常互相攻击,这让他心里已经不相信大

人们了,他想,只有在孩子那里才能重新找到信任。这几年,安叔经常做梦,梦里头回到了童年,围在他身边的都是孩子。唉,小时候想快快长大,长大后却想回到小时候。安叔多想重新做个单纯的孩子啊!与波亚在一起,安叔感受到了久违的信任,要是波亚不再相信他,认为他欺骗了他,从而离开他,这会让他多么难过啊!

说实话,安叔还怕波亚认为他说的统统都是编出来的谎话,都是为了吓唬吓唬他的呢。

安叔想起来,以前,他也曾吓唬过一回孩子的。

安叔在小学三年级上辍学后,就帮爸爸妈妈去田里干活了。田里的活忙一阵歇一阵的,为了多赚点钱,安叔小小的年纪就去帮砖窑厂搬砖头。搬砖头可是苦活累活。搬砖头也像流水线操作,大家排成一行地传递,那砖头其实不是搬的,而是抛的,六块砖头抛过来,这一个接住,再抛给下一个。跟安叔排成一行的都是大人,只有他一个是孩子,但砖头是不管大人小孩的,安叔跟大人一样地把六块砖头接来抛去,有时接不住,非但砸了脚,还要被包工头骂,克扣工钱。

收工后,安叔总是灰头灰脸地回家去,他身上同样灰扑扑的,穿的衣服都看不出什么颜色来。那时,正是学校放学的时候,总有一些孩子跟在他后边嘲笑他,骂他是个“脏孩子”,他不理他们,可他们有时会很过分,捡起地上的小石子朝他扔去。有一天,他被逼急了,就一手操一块大石块,像冲锋一样一边吼着一边朝骂他的孩子们冲去,这下,他们慌了,惊恐地四下散去。

看见他们慌乱地逃走,安叔大叫起来:“你们跑什么呀,我只是吓唬吓唬你们的,我才不会真的用石块去砸你们呢!”孩子们跑远了,安叔突然无力地一下坐在地上,委屈地哭了。

后来,在回家的路上,安叔想自己活该,他读不好书只能去搬砖头,但他不希望别的孩子跟他一样。安叔可不想吓唬波亚,他觉得波亚这孩子真了不起,知道那么多事情,还会画画,心里还有那么美好的梦想,要去看天上的星星,还说天上的星星是彩色的。

星星湾



简平

幸福从这里起航——宋庆龄学校

宋庆龄学校传承宋庆龄教育思想,集东西方教育的精髓于一体,设置丰富、多元、平衡而富有挑战的课程,努力培养学生成为具有博爱精神、全球视野和创新能力,并致力于推进世界和谐与进步的优秀公民。

健康为本,崇尚精神

源于生活,回归生活

多元视角,重视合作

关注兴趣,着眼未来

地址:上海市青浦赵巷业辉路2号,邮编:201703

网址:www.selschool.cn

第十六届宋庆龄樟树奖推荐提名开始

表彰社会各界在妇女儿童事业中作出突出贡献的人士

登录中国福利会首页 www.cwi.org.cn 下载《第十六届宋庆龄樟树奖推荐书》

电子邮箱: zhangshujiang@cwi.org.cn

邮寄地址:上海市五原路314号中国福利会宋庆龄樟树奖办公室,邮编:200031

联系人:游育红 钮晨晨

联系电话:021-64333704